

陆铭  
《大国大城》

# 理性

“即便在我的书中,采取了一些动感情的描述,我所说的材料,也都是客观的”

本报记者 张瑾华 通讯员 马正心

在写《大国大城》前,陆铭从东部到西部,从城市到乡村,做过大量的调研,详细分析中国当今的经济态势。

结合全世界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数据和实例,陆铭拿出“干货”,给出了他的答案——

通过社会公共政策的限制、固守户籍制度来收紧大城市的人口发展,并不是上策。通过合理分配社会资源,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社会福利,鼓励城市人口的良性发展,人民的生活质量才能真正地共同提高。

正如《大国大城》封面上英译名呼吁的:“伟大的国家,需要规模更大的城市(GREAT NATION NEEDS BIGGER CITY)。”

这位严谨、理性的经济专家,只有书末那一封“给未来人的一封信”中,才较多暴露了自己作为一名“职业读书人”丰沛的感性与情怀,他相信,每一点努力都能够改变一些。



陆铭,生于1973年。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学。



## 用“大国大城”来说一说杭州

钱报记者:《大国大城》中不少案例来自巨型城市——纽约、东京、巴黎。就“城市人口持续发展”这个命题而言,北上广与它们相比,有什么优势和不足?

陆铭:总体来说,中国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别的国家也出现过。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中国的大城市处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人口流动的过程当中引发的矛盾更大。而且,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速度都非常快,这使习惯了农业社会的人们,出现对于大城市发展的不适应。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也不理解为什么大城市会源源不断地增加人口。但其实,只要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应,以及城市的管理当中下功夫,就可以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相反,如果在公共政策上总是认为需要通过减少人口来控制城市病,那么就可能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两个目标上都难以实现。

钱报记者:近年来杭州也在快速发展。在您看来,杭州成为“大城”路上有哪些机遇与困难?

陆铭:杭州的优势是在长三角,劣势也是在长三角。

长三角未来将逐渐成长为中国最大且在上世界上排名也靠前的城市群,有相当大规模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这一地区的大城市将享受经济集聚的巨大红利,这是杭州作为一个新兴的特大城市拥有的优势。

与此同时,相比较上海的地理位置、历史条件和人力资源优势,杭州存在着劣势,如果要实现自身的发展,必须要考虑如何与上海

之间形成错位竞争,实现长三角地区不同大城市的共同发展和分工协作。

## 公共决策中个人利益的适当妥协

钱报记者:《大国大城》中多处举例展现低收入人群的焦虑,以及一些人的利己主义,削弱了他们的同理心。您将“人均收入、人民生活质量的共同提高”指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同理心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有多重要?

陆铭: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总是会出现,“这个政策有可能对我不利,但下一个政策相对更有利”的情况。同理心的重要性在于,我们能够在多次的公共政策决策当中,学会适当的妥协,使公共利益能够实现。通俗一点说,这一次我能妥协,下一次别人就可能妥协,如果每一个人都不要妥协的话,那么,每一次对于社会最优的公共利益都无法实现,最后受损的是全社会。现代文明社会,非常重要的就是每个公民都能在公共决策当中适当妥协。

钱报记者:书中详细探讨了工业化进程引发的家庭分居,以及以大城市中大学生供给过剩,找工作困难、低层次就业现象。这些压力不止是经济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有什么是可以改变或者说尝试来消解这些压力的呢?

陆铭:除了户籍政策和流动人口管控政策的改变外,更重要的是,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问题。如果我们可以针对低收入群体,提供更为公平和充足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比如,增加公租房或廉租房,增加学校的数量,等等,这些都需要一场供给侧改革。

## 经济学家的“感情问题”

钱报记者:对“大国大城”中人们的悲喜你怎么看?

陆铭:大都市的发展并不是让每个人生活在天堂,我们能做的就是,第一,尊重每个人的选择,第二,通过公共政策,尽量改善每个人的福利,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福利。但是,不能错把反对大城市发展,作为是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在看待大城市的问题。

钱报记者:你觉得经济学家需要热血一点,还是冷血一点?

陆铭:经济学家需要的是科学和理性,这一点,对于所有社会科学家是共同的要求。这和热血还是冷血,没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具体的写作和表述过程当中,有一些方式带有作者的个性,这是无可厚非的。

钱报记者:您在书尾“写给未来的信”中的表达是富有感情的。还有哪些事情、哪些问题,您在思考时会提起情绪来?

陆铭:我的职业,总体来讲,需要的是科学和理性,即便在我的书中,因为要面向普通读者,采取了一些动感情的描述,其实我所说的材料,也都是客观的。

社会科学家最要不得的,就是以个人好恶,来取代对于科学规律的认识。比如说,我个人在生活当中很喜欢安静,但是,我并不能否认,这个世界上有大量人都喜欢城市丰富的生活。

我也觉得所有关心社会发展的人,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学科和领域,最终,都需要理性面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当中出现的一些规律,不能以个人价值作为社会美好的目标。